

1996年3月

三访赤峰

费孝通

1984年8月，我曾到内蒙古赤峰市（原名昭乌达盟）调查过一次。今年（1995年）7月我第三次访问赤峰，其间相隔11年。事前我了解到在这段时间里，赤峰的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单以工农业总产值说，1994年已达96.5亿，比1933年增加5倍多，而且工业产值已超过农牧产值，达到了6比4的水平。因此，我很想亲自去看看这个边区的发展情况。

这次访问虽因年老力衰，跑的地方比上次少了，但还是得到不少新的知识。下面将就四个方面提出一些体会：一是恢复生态，二是农牧结合，三是乡镇企业，四是发展前景。

一、

第一个是生态问题，我在第一次去赤峰访问时已经注意到，当时这个地区生态破坏的情况很严重。我生平初次亲眼看到一片片生命已被消灭的流沙。我记得在车上望见有人躺在沙丘上睡觉，觉得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在沙丘上连蚊子都没有，是个不受任何打扰的好地方。当然没有生命的地方是养不活人的。

后来苏赫同志告诉我赤峰附近发现了红山文化遗留的文物。那是五、六千年前的事了。这样远古的时代，赤峰这片土地上已有农耕而且已有村落。接着他带我去参观文物展览馆，我见到了纪元前16世纪的铜器，大概相当于

中原夏商时代，这里的居民已经有了和中原水平相当的文化。如果这个西辽河上游地区自古就是一片荒凉的沙漠，我想是不可能那样发达的红山文化的。从考古学上的实据来看，大约在春秋时代，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社会文化的很大变动。很可能从那时起，北方的民族引进了牧业。可是从有文字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代赤峰还是松林茂盛的风景区。契丹民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代（907-1125），其政治中心上京和中京的故址都在现在的赤峰地区。当时这个地区不可能是个沙化严重的区域。看来这地区生态破坏是其后一千年中的事，甚至是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几百年中发生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止边区生态破坏，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胡耀邦同志提出的种草种树成了当时切中要害的急迫措施。

赤峰市是治沙的先驱。早在六十年代中叶就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所，开始切实地探索治沙的措施。经过了大约有十多年，到八十年代初我来赤峰访问时，就看到了初具规模的太平地林网建设。这对我印象极深。1959年时生活在一片沙化土地上的4个村54户人家，在1965年已成功地营造了大面积的农田防护林，把整片土地划成了70多个网眼，每个网眼有200亩农田。这个林带对林网内的农田起了防护作用。1982年赤峰遭到11级暴风，全市灾情严重，而太平地却太平无事，赢得了附近人民对林网的信誉，从此不断扩大。今年我再次去访问太平地时，车子在林网里穿行，远远望去，看不到底，像是进入了绿色海洋。前两年又从远处打了深井，用水泥渠道引水进网，扩大了几万亩农田。同行的同志还跟着向导到网边的

沙区去观看正在兴建的新网眼。这是说林网的建设正在不断扩大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上次访问后曾说过，赤峰已找到了治沙的路子，但是路子必须延伸出去才能成为大道。现在林网建设在太平地推开了，但是我希望这个经验还应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里去，不仅在赤峰各地推广，在国内推广，还要推广到国外去。听说联合国已经注意到太平地的成效，我非常高兴。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说，中国北方土地的荒漠化每年高达 21 万平方公里。可见我国沙化面积还是在增长中，这条危害的沙龙还没有制服。我曾到内蒙的阿拉善盟，在沙丘中坐车颠簸得坐不稳，两手紧握住拉手，身子还是在跳迪斯科舞。从沙丘顶上四望，看不到一棵树。治沙的工作还只能说刚开始，想起太平地的这一点经验，更觉得十分宝贵。

治沙应当看成件大事。我几次来赤峰，印象也越来越深。这是一项人类在地球上求生存的搏斗。回顾人类的文明史，人类制服自然的力量固然在近百年来有了飞跃的发展，但不能否认，就在这近百年来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有人提出警告，如果还不即刻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这个地球已经不断在发出“养不活人类这样生存下去”的警告了。这是为什么近年来联合国已经把环境问题列入 21 世纪的重要课题的原因。

当然赤峰在治沙和恢复生态平衡方面除太平地外还有很多好的经验。每个年代都抓住成功的典型在推广。在 60 年代开始的太平地的速生农用防护林之前，50 年代已开始当铺地乡的农田保持林。其后，有 70 年代城子乡的丘陵山区农田保持林，80 年代敖汉旗的大面积植树种草、巴彦他拉半干旱砂化草场的改良建

设。发展到 90 年代，在喀喇沁旗农区、翁牛特旗半农半牧区、巴林右旗牧区创造了不同类型地区多元化的经验，既有生态效益，还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效益。如大面积结合三北防护林的生态治理工程中引入了经济林建设，山区推广的生态经济沟，是两松戴帽，两杏缠腰，瓜果梨桃的立体生态建设，牧区的小草库伦建设，正在试点的五荒（山、沙、沟、水、地）资源拍卖，提倡和动员一切集体和个人的力量，以致外国投资者也来投入的生态治理和经济林的建设。

十一年前的巴彦他拉苏木草原站提供了半干旱沙化草场改良建设的经验，他们建设了水、草、林、机四配套的基本草场，种树林网化，种植优质牧草和青贮，同时还采取了草原围封的措施，今天这些经验正在不断推广。

这次我没有机会再去一一访问这些地区，但在考察期间，看到了赤峰日报关于巴彦他拉苏木连续七年牧业大丰收的报导，他们大小畜总数、总增率、出栏率、牲畜改良率、小畜总数和山羊总数均为全市第一。其基本经验还在于重视了畜牧基础建设，生态条件的根本改善和坚持科技兴牧，使畜牧业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在乌丹和大板时，我都去看了在城镇附近的生态治理防护林建设工程。这是以机关干部了职工大会战方式，义务劳动完成的。他们利用春秋两季完成整地挖坑，第二年春天栽树、有松、杨树、山杏还带上沙打旺，其规模和效益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在此受到鼓舞的正是干部和群众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较为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与自然作斗争中始终保持积极，不断创造新经验，并推广取得



成效。现在赤峰每年治理土地面积达 200 万亩，其中造林 100 万亩，水土流失和消化的面积每年也是 200 万亩，已经达到了相抵的好成绩。按现在的气势发展下去，治理的速度将占上风。所以我说十一年来的发展，真正值得称道的是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进取精神。我希望赤峰的同志们再接再厉，开拓推广这种制服沙龙作恶的道路。这点成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三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值得珍惜，但远远不够，还要向前再提高，再前进。

二、

我在初访赤峰后所写的“赤峰篇”里把这地区的民族问题联系上了农牧业的矛盾，因为赤峰过去的一段历史使我看到这地区的民族矛盾的根子是在农牧矛盾。而农牧矛盾的根子是在争夺土地资源。当农业和牧业都处在初级阶段时，两者要利用同一块土地时会发生相互排斥的矛盾，不是你来我去，就是你去我来。这个往复循环在这地区的历史上可能已发生过多少次。

牧业的初级阶段是指逐水草而居的放牧形式，就是牲畜依靠天然草地来饲育，牲畜自己在天然草地上找它的饲料。一块草地上的草吃完了就去另一块草地找草吃，就是所谓“逐水草而居”。牲畜跟饲料走动，人跟牲畜转移，形成了不能定居的流动放牧的生活。

农业的初级阶段就是粗放经营，放火烧林，利用原有地力广种薄收。一块地的地力消耗尽时，换一块地再重复这种方式，即一般所谓刀耕火种。土地的肥力竭尽，地就抛荒，抛荒的土地就是最易沙化的土地。所以凡是这粗放耕植过的土地常留下一片沙化地，寸草不

生。原来长草可以放牧的草地就这样破坏了。因之这种开荒的农业是破坏牧场的力量，所经过的地带成了排除了牧业的荒沙。赤峰在民国年代军阀混战中，成了生态的牺牲品。不少现在还没有恢复的沙化地带就是这样造成的。

解放后，这种破坏行为是停止了，但有限的并已在退化中的牧场，由于政策上鼓励增加牲畜数量，很快出现超载的情况。超载就是一块草场上的草不能负担过多牲畜的给养。超载的结果是草场退化，牲畜死亡。这种情况发生后，为了使草场能够有所恢复，只能设法限制牲畜在退化了了的草场上放牧。所以一般都采取把部分草场围起来的办法，限制牲畜进入，就是所谓“草库伦”。这是我在 11 年前看到的普遍情形。

这种草库伦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消极措施，等待草场自然恢复它的供草量，时间上是漫长的，基本上靠天长草，草长大了再放牧。并没有改变牲畜靠自然生长的草作为饲料来养活的传统方式。

为什么人不种植饲料来喂育牲畜呢？这是个根本的改革。我在 60 年前在英国学习时，在他们的农村里看到用小块土地种植萝卜，划地分界让所畜的羊在指定的范围里去啃食萝卜。羊群，饲畜，所植萝卜，和土地都有一定的比例，预先做好计划。按计划供应牲畜饲料，牲畜也按计划育肥，一直到供应市场，屠宰后供市民消费。我从这个例子里才明白牧业可以从放牧发展为舍饲，从初级牧业向现代化牧场发展。

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过上述英国的那种企业化的牧场。但是在我的家乡，江苏太湖流域，却通行在农民家里把羊关闭在羊圈里由各家的孩子们去割草来喂育的方式，每家喂育的



羊不过二三头。但由于各家都养，牲畜的总数也不少。这是一种我称之为围圈舍饲的方式。比放牧的方式是提高了一步。

我在初访赤峰时，还去参观过由联合国支持的韩丁兴办的示范牧场。在这个示范牧场里我看到有一大片种植玉米的土地。这片土地上长的玉米就是用来喂牛的精饲料。这个示范牧场为附近牧民所养的牲畜催肥。牧民在牧场上草长得好的时候放牧，秋季之后草场的草不够养活牲畜时，送到示范牧场里去催肥，就是用玉米地里所长的精饲料喂育、催肥之后卖走。我把这个事实上相当复杂的过程，浓缩作放牧和舍饲接力的方式。这启发我想到农牧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结合起来的。

后来我到甘肃临夏去访问，看到在我们传统的办法里也有这种接力方式，只是地域间的接力。在青藏高原上放牧的牲畜到秋季不断赶到平原上来，在临夏一带的农村里，把牛卖给农民，各家农民分别买几条牛在自己家里用玉米秸秆喂育，到牲口催肥后，在年终宰了在市上出卖。

这种放牧和舍饲的结合，其实就是农牧结合。符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可以在草场日益退化过程中，减少牲畜数量对草地的压力，即减轻超载的负担，同时使牧区附近农民田上的秸秆得到最好利用，增加农民的收入。这种接力方式是值得推广的。

三、

这次访问赤峰北部的大板镇时，看到当地正在推广的“小草库仑”。这和上面所说用来保护草地的草库仑不同。用来保护草地免得牲畜在已经退化的草地上再去吃草是一种消极

性的措施，大板所见的“小草库仑”是另外一种新创造，实质上是牧区的庭院经济。每户圈出一定数量的土地，成为一个“草库仑”。这户牧民就定居在建筑在这个“草库仑”里的土房里，包括这户的住所和他畜养牲口的牛栏和羊圈，而且还有为冬天接羔用的暖房，用薄膜盖顶的可以加温的羊圈。在房屋和圈栏的四周，有一片大约有十多亩的农田，用来种玉米。我们去访问时牛羊都不在栏圈里，据说放到公共草场去吃草了。“小草库仑”里的玉米长得很旺盛，主人告诉我这些玉米就要用来为牛羊过冬时作饲料的。我当时就想到这不是具体而微的联合国资助的示范牧场的基本格式么？夏秋公共草场上有草时牲口放出去，公共草场的草不够了，就回到“小草库仑”里靠精饲料喂养。我参观的时间有限，没有详细了解这种放牧和舍饲结合的具体办法，但是原则上是一致的。如果一旦公共牧场退化到不能供应这许多“小草库仑”里的牲畜自由放牧时，势必加重牧民在自己圈定的土地上想法增加饲料的供应，不是会一步步走上英国式的种萝卜喂养的企业性质的经营了么？

“小草库仑”是几年前才开始的一种牧民的新创造。就巴林右旗总结的经验看，小草库仑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一是适应家庭经营机制。每处投资 3000 元左右，国家投入 500 元，用于水利配套，其余由个人投工和自筹。投资少、见效快，“国家投得起，群众建得起”，管理也方便，最重要的是牧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二是有防灾抗灾作用。一处小草库仑就是一处“旱涝保收田”，一处可靠的防灾基地，畜牧业增加了稳定性。三是小草库仑的脱贫致富作用，不仅保证牧民的温饱，而且容易增产积蓄和再投资以致富。四是它改进生态的



作用。一处小草库仑就是一个小生态圈，一片小绿洲，对改变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如一处按 15 亩计算，可产饲草料 1 万公斤左右，可节约天然打草场 100 亩。五是小草库仑实行水、草、林、机、料五配套，是集约经营的开始，促进了畜牧业和种植业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牧区种植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在抓好畜牧业的基础上，相应的抓青贮、加工、调制、饲喂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引种入牧”，即把种植业引进畜牧业。相应地在农业地区引进牧业称作“引牧入农”。

如果说十一年前农牧结合还是一种设想，今天这里已作为一项致富工程在实施。市里规定农牧结合户要达到羊 20 只、牛 5 头、猪 10 口，家禽 200~300 只，牧业收入要占到总收入的 50%。翁牛特旗在推行此项工程时，根据本旗的实际，提出了东部大种、西部大养的发展战略，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引种入牧，引牧入农，不搞单一经济而搞多种经营。实现东种西养，做到在牧区繁殖，农区育肥，实实在在走农牧结合的路子。1994 年翁牛特旗农牧结合户达 11600 户，占全旗农牧户的 40% 左右。农牧结合户的人均收入比过去增加一、二百元是没有问题的。

1984 年我曾访问过，该旗半农半牧地区的黑塔子嘎查，总结当地群众改变农牧并存的情况，走农牧结合的道路的经验，提出“退耕还牧”的设想。以后我一直很关心他们的发展情况，北大研究所的师生曾做过追踪调查，这次随我一起去的同志又去了解情况。他们看到近几年黑塔子的作法，一是利用贷款打了两眼机井，可解决耕种问题，使全村的人的粮食问题得以自给，二是借用政府项目贷款把沙化的

三千亩荒坡围封种草，若干年后要以发展牧业，三是开办多种经营，利用低地开辟了一个鱼塘，每年可以收益 40 万元，这样稳定了这个嘎查的经济。从这个例子来看“退农还牧”的路子，在资金筹集，劳动力利用等方面，困难是不少的，而且处处要依赖政府支持，短期间更难见成效。如果和上述的“小草库仑”相比，优劣是显然的。当然像黑塔子一类地方能否推广“小草库仑”还是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去翁旗乌丹的路上，我们参观了远大肉牛产业开发公司，他们的现代化屠宰加工厂经过八个月的施工，即将验收投产。这是国家扶贫办所属的中国远大发展总公司下属的扶贫企业。他们总结多年的经验，把扶贫款集中使用，投资大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以肉牛屠宰加工为龙头，通过屠宰加工厂、饲料加工厂、育肥牛场、皮革加工厂等系列化项目建设，促进当地农牧结合，带动五、六个旗县的千家万户农牧民，连片发展。以期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现富民富县的目的。我深望这个目的能胜利完成。

回过头来看，赤峰市坚持不懈地开展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草原基本建设，防沙治沙，绿化造林和水流域综合治理，不断改变生态环境，农村庭院经济和牧区小草库仑的发展，搞好放牧与舍饲的接力，牧区繁殖和农区育肥的接力，再有远大公司现代化畜产品加工企业的配合，加速牧业现代化进程是很有希望的。

四、

赤峰怎样发展乡镇企业对我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我记得上次访问太平地时曾一再提出如何利用林网的木材进行加工，发展小型工业



的问题。这次访问中很兴奋地看到太平地木材加工的企业已经办得很有成绩。他们不仅出售建筑业需要的各种初步加工的木材，而且有专门制造三合板的工厂和用三合板再加工的家具工厂，并且把伐木时和木材加工时得来的废料磨成木屑，加工压成薄板，作为家具的原料。总之，在林网上已做出了不少乡镇企业的文章。这是十分可喜的。

但是太平地的居民还没有想到田里的玉米，除了粮食之外还有秸秆一项，如果和牧业结合就大有文章可做。当我问他们玉米的秸秆如何处理时，他们的回答是“都烧了，当肥料。”我就接了一句，“你们把它变成了牛再烧，不是滋味可以更好么？”后来我在巴林右旗看到了“小草库仑”，恨不得回去要太平地的农民一起来看看。大板是以牧业为底子引种了农业，他们称之为“引农入牧。”太平地不妨以农业为底子引进牧业，“引牧入农”。在赤峰这个农牧交差的地区，正是个引农入牧，引牧入农的好地方。

在我们访问赤峰前几天，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召开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他们把乡镇企业提到发展内蒙古经济的重要地位。我听到了当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在 11 年前来访问时，在边区似乎还谈不上乡镇企业。九十年代我听说赤峰开始重视乡镇企业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次来访自然要看看乡镇企业。但是由于时间太紧，只能选择重点进行初步了解，留着这个课题给今后去深入研究。

我初步的印象是赤峰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晚，真正起步是在九十年代这五六年中。由于起步晚，没有赶上国家大力扶持乡镇企业这班车。尤其这几年国家财政紧缩期间，发展较晚的地区，在资金上受到的制约就显得更大。所

以大家感觉到国家在政策上一刀切，对边区不够优惠，我很能体会各级干部的心情。我们可以把边区的实际困难多作反映，争取能取得一些比较宽松的条件，但是我个人估计从这方面去打算是有难度的，不如思想上从依赖国家扶持，转到自力更生上来比较实际些。

不论怎样说，赤峰在发展乡镇企业上是有成绩的，在自治区内一直占在前列的地位，而且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经过这次访问我得知赤峰全市 1994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到 85.4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了 17.7 倍，总产值超过 10 亿元的旗县区有 4 个，总产值超亿元的乡镇 22 个、村 8 个。在产业结构方面，制造、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三大主导产业总产值占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86.7%。

乡镇企业近年来的增长速度高于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10 个百分点左右。乡镇企业的入库税金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15% 左右，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市农牧区劳力的比例达到了 30%。农牧民人均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近 300 元（农民人均收入 1018 元，牧区 1092 元）。元宝山区、松山区、红山区、宁城县和喀喇沁旗都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就是我访问过的翁牛特旗和巴林右旗也有很大的变化。

从已看到的情况来说，赤峰的乡镇企业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的苗头已经出现。和过去相比较，纯属原材料粗加工的企业已逐渐向一般消费市场制造商品的方向转变。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赤峰郊区和元宝山矿区正在发展的小型制造业已经以市场为导向，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三就地”形式。“三就地”就是利用当地原料，由当地劳动力来制造供应当地农民消费的商品的形式。也许这种初级形式在开始发展乡镇企业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自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提出和普及，乡镇企业很快面向市场取得发展。

元宝山在全市是乡镇企业发展得最快的地区之一，产业结构已经明显地从依赖当地自然资源的阶段上升到原料深加工和依靠科技发展新产品的多元产业结构。它利用煤矿和热电厂所集中的城市人口的消费需要，开展了一系列食品、运输、医药等服务行业，而且利用这些大企业里的科技人员，发展了高科技的企业。在比较短的时期里，出现了好几个亿元村，和超出依赖当地原料的轻纺、医药、化工、电器等产业门类。使像我一样一别十年重游旧地的人，有一种新旧面貌突变的感觉。又使我感觉到起步晚固然是会吃亏，但同时可以是件好事，因为起步早的地方走过的弯路可以不再重复了。元宝山从矿区里分出来建区还不到十年，而现在已是边区少见的具有相当现代化面貌的小城镇了。居民的住宅和社会服务设施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苏南的老发展区的小城镇。

我曾特地走访宁城老窖酒厂。它原本是五十年代建成的老企业，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走上了开拓市场的路子，很快地打开了国内外的市场，依靠它出品的质量和效益，在全国轻工业系统中列入了先进行列。据酒厂的老板告诉我，他出的酒90%是销到外地去的，远到台湾和香港。他的拿手好戏是“创名牌”，就是充分利用信息世界的现代传媒把名牌亮出去。他说在广告上花一块钱可以在销售上收回十块钱。这种重视市场的意识，我在其他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家中还是少见的。

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到在太平地参观纤维板厂时看到他们储存的成品几乎塞满那个相当大的仓库，当我问及产品的销路时，我得到“还好”的答案。两种经营意识，决定两者

的发展能力。大家可以明白，不用市场作导向的企业是不会有广阔的前途的。但是要具有宁城老窖的“创名牌”的思想也许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

我最近几年着重调查中部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况。我得到一种启发。在发展乡镇企业之前必须先使千家万户的老百姓身边有钱。储存在老百姓口袋的钱是发展乡镇企业最有效的资金来源。在我听取赤峰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讨论中，感觉到当前还有不少人把国家的投资不足看成是边区乡镇企业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是主张国家应当对边区作出特殊优惠政策的人，但同时觉得边区要发展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和中部地区一样要千方百计使千家万户富裕起来，使老百姓身边有余钱。这是发展乡镇企业最可靠的资金。

怎样使老百姓口袋有余钱呢？我在中部地区看到的就切切实实发展庭院经济。各个地方总是有老百姓熟悉的传统副业和熟悉的简易手工业。从这个基础上帮助他们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副业，养鸡、养鸭、编织、刺绣，会什么，做什么。只有一条，不使家里的劳动力浪费掉，一点一滴都要变成生产力，变成商品，变成钱。从一家开始，推到一村，更扩大到一个地域。即所谓一村一品，一地一个拳头产品，或是某种商品的生产基地。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富得最快。一个地方找到可以推广普及的家庭副业，在充实庭院经济的基础上，联村成片，建立适当的服务体系，在产前、产中、产后给各家各户进行所需的服务，特别是打通市场，实行农副工贸一条龙的结合，在一两年里每人平均增加三四百元收入是不难做到的。我不必在这里多介绍这种在中部各省正在实行的以庭院经济为基础的“富民工程”，因为



在赤峰巴林右旗的大板我们所看到的“小草库仑”就是这种性质的尝试。如果在大板的“小草库仑”里再引进一些家家户户熟悉的家庭副业，加上集体的服务和有组织的流通，就成了现在中部地区正在推行的“富民工程”。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太平地林网里的玉米秸秆能变成牛羊精饲料，由各家各户去舍饲，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这笔钱用来开办乡镇企业，不是比到北京去“跑部前进”可靠得多么？

五、

最后，我想对今后发展赤峰市经济的战略作一些初步探讨，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也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才提出的，还很不成熟。在这里讲一讲，可以让大家注意到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多作思考和讨论。

具体说，我是在大板时去看新修成的集通铁路时想到了赤峰在自治区全局中的地位。我还记得初访赤峰那年，大家正在议论从集宁到通辽的集通铁路。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条沟通自治区内部的经济大动脉。作为一个自治区，从包头和呼和浩特要来赤峰现在除了已通航空之外，必须绕道北京。这是不很方便的。东西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铁路线可说是必要的。今年我来赤峰，听说这条集通铁路已经在过去的十年中修成了，对我说是一件等待已久的消息，所以我特地安排个机会亲自在正式通车之前去看一看这条铁路。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东西横跨我国北部边区，东接黑龙江省，西接新疆自治区。这个地形必然发生区内地形复杂经济多元的状态，区内交通成了一个大问题。过去用东林、西铁、南农、北牧，来描述内蒙古经济的多元状态是

很生动和符合实际的。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应用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同时要强调不同区域间的流通以达到互补协作，所以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

据说乌兰夫同志生前促成了草原列车的实现，尽管要绕道北京，东西两端之间（除了阿拉善）已有了铁路的通道。这是件大事。现在集通路已经建成，通车后，东西两端在区内已经有铁路联接了，这又是一大推进。

如果单独从赤峰这个范围看，集通铁路是从东到西横穿赤峰的北部，它在赤峰的中心站，就是巴林右旗的大板镇，从大板镇再向东到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市，在通辽市就和草原列车接上了。这条路并不通过赤峰市（原昭乌达盟的首府）。大板镇和赤峰市之间还有一段大约 190 公里的路程，现在只通公路，没有铁路。如果在大板和赤峰市之间修一条不长的铁路，集通路也可以在赤峰市和草原列车接轨，南下通到北京和天津。从大板到赤峰市这一段交通正是使赤峰全市区经济联成一体关键性的空白。现在以公路来填补是远远不够的。

我在大板时已听到修筑大板到赤峰铁路的呼声，因而进一步考虑赤峰市在自治区全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来对待一个地区的发展的话，必需及时作出相应的规划。一个经济区域，按我的看法，必需具备一定的条件。经济区域内要有它基本上一致的或互补的经济基础。在这基础上必需有相互联系的交通设施，可以说这区域的流通系统，靠这个系统使这区域的经济基础联成一个经济体系，进行互相流通。经济基础是由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形成的，当前是广大群众的家庭（在农村里是



农户在牧区是牧户)。这许多家庭可说是这个经济区域的细胞。细胞之间通过经济分工合作,交流和服务而聚合成不同的社区集体,在行政系统里即村和嘎查等。若干社区集体中涌现出常说的第三产业如贸易、金融、餐饮、修理等服务性行业,即成为经济较发达的各个层次的中心,一般称作市镇。一个经济中心拥有它所服务的许多细胞,这些就是它的腹地。经济区域是有不同层次的,越发达的经济中心,它的层次也越是往上升级,它包括的地域也跟着扩大,拥有的腹地也越大,包括的基本经济细胞也越多。

从这些构成经济区域的条件来看具体的赤峰市,要进一步发展,交通设施是首先要加以推进的重要条件。通过比较先进的交通设施才能把已经在自然经济里形成的经济细胞,即农户和牧户,联成具有适当服务体系的社区集体,更把它联系成更高层次的市镇,在这些市镇中发展工商业和第三产业,更形成一个地区更高一级的经济中心,相当于现在的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当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时,可以预期在自治区的范围内出现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自治区的经济中心。

赤峰市今后在这个经济区域的格局中取得什么地位,要看今后能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水平。以我个人初步猜测,在自治区的西部地区可能形成一个一定层次上的经济区域。至于这个经济区域的中心在那里,现在尚难预测,但是现在的赤峰市,如果上述的铁道系统能够实现,可能是这个经济区域中心的优先选择。

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及时考虑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来看,还需要找到一个为它服务的出口海岸,就是一个向外吞吐的港口。从赤峰市打算,能越靠近这个港口越有

利。究竟怎样选择则必需从国内的总格局来研究。在目前我只能提出这些问题,以供研究和及早考虑,还不能作出具体的建议。

我是一直关心边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这次来赤峰访问,一方面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更重要的,受到深刻教育的,就是发现了许多我还无法作答的问题,推动我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我个人不容否认的是已经接近衰老了,能继续从事调查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已有年轻的接班人可以继续在我提出的问题上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下去。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边区的经济发达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1995年7月25日)

☆☆☆☆☆☆☆☆☆☆

关于建立中国民族社会学 数据库的设想和倡议

郑凡

一、设想的由来

欣闻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我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一个云南省重点课题《民族社会学概论》,也更增添了研究信心。我们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一方面,现时代的民族问题与和平、发展主题交织在一起,

